

母爱,永不退场

◎董朝霞(河南叶县)

每次回娘家,妈都会像我小时候放学回家一样,问我冷不冷,饿不饿,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零食都递到我手里。她说我胃不好,不能吃凉的,总是把水果用热水泡好让我吃。而当我站起身想干点什么时,她会立即阻止:“坐下歇着吧,一会儿我弄。”看着妈慈爱的面容,仿佛又见妈坐在阳光下,为我缝制新衣,站在村口唤我回家吃饭,那些被母爱温暖的记忆开始在脑海中活跃。

我小时候,父亲在县城上班,因为工作繁忙,交通不便,很少回家。妈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在农村老家生活。姐因为得过脑炎智力低下,弟弟妹妹还小,按说我最应该帮妈分担家务,可妈说我从小体质差,只要养好身体,好好学习就行了。上中学时,我患了一场大病,之后更成了“饭来张口,衣来伸手”的娇小姐。妈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,耕田种地、养鸡喂猪、做饭洗衣……不但啥活都不让我沾手,还无微不至地照顾我,想方设法为我增加营养,她用满腔的母爱温润了我的少年时光。

长大后,嫁为人妇,却没能泼出去的水,我的一切依然牵着妈的心。结婚时,我在一所中学教书,老公远在市区工作,生活不能自理的婆婆和我一起住在叶县生活。妈比谁都清楚,她的闺女曾经“十指不沾阳春水”,突然面对这副重担该有多么无奈。妈怕我吃不好,穿不好,睡不好,怕我苦、怕我累、怕我痛,她三天两头来看我,蒸馒头、烙菜馍送到我

家,帮我洗衣服、拆被褥、收拾屋子、打扫庭院。那时候,妈已经离开老家到县城上班,弟弟妹妹都在上学,她边干工作边做家务,百忙中,还要惦记我这个已经出嫁的闺女。

后来,孩子出生了,看着病榻上的婆婆和襁褓中的儿子,我手足无措,一筹莫展。那无数个苦不堪言的白天黑夜,让我对生活感到绝望。最艰难的时刻,是妈的一句话让我重新起航,她说:“日子长着哩,年轻有福不算福,这点磨难算什么?”她用简单朴素的道理开导我,贴心地关爱帮助我。妈来我家的次数更多了,她不但帮我刷锅洗碗、缝补洗浆,还帮我给婆婆端饭,给儿子洗衣,她不会骑车,大约四公里的路程,全是步行。

那年,我们东挪西借盖了新房,正在努力赚钱还账的时候,老公却因单位破产而下岗,一时就业无望。妈怕我伤心,劝慰我:“下岗的人多了,鸡带两只爪能土里刨食,人有两只手,只要肯干,就饿不着!”后来,我和老公决定开家小旅馆,为了减少我们的开支,妈把家里崭新的被褥全部找出来晾晒后让弟弟送到我家。她常常把我儿子接去她家吃饭住宿,为的是让我轻松一些。得知我患了胃病,她忧心如焚,让父亲买来大包大包的胃药,恨不得马上给我治好……

岁月很漫长,母爱始终如影相随。光阴荏苒,我的满头青丝逐渐变白,妈也一步步走向暮年,她不可能再来帮我分担家务,但疼爱女儿的心情一点没变。每隔一段时间,她都会催促弟弟:“给你二姐打个电

话,问问她最近身体怎么样,孩子们怎么样。”每次和妈在一起,都想对她说心里话,说说内心深处想与人言却难与人言的酸楚,因为妈会理解我,心疼我。妈虽然目不识丁,但她听得多、见得多,总能用简单的道理、人生的智慧开导我、鼓励我,字字句句都能暖到我的心坎上。

母亲的爱说不完,有许多细微无法捕捉,正是这些细微成就了我的人生,渗透在我成长的过程中。如今,我已经为人祖母,但在妈的眼里仍然是当年那个柔弱的小丫头,白发苍苍的母亲始终以一种充满爱怜、关怀和牵挂的目光在背后注视着我。

有人说,母爱是一场体面的退出。可是,妈做不到,在我面前,她永远无法从容,无法淡定,即使我已历经沧桑、百炼成钢,即使她已经步履蹒跚、老态龙钟,仍然不放心让我独闯天涯,今生,她永远也退不出“母爱”这场人生大戏!



最后的母爱光芒

◎史运玲(河南汝州)

春节刚过,年迈的母亲突然肚疼得死去活来,在郑州做手术,取出了鸡蛋大的一块肠结石。

那时的我有孕在身,大腹便便出门很不方便,再加上对母亲的状况做了乐观估计,两天后,我才在好不容易请下假的丈夫的陪同下,坐客车到了郑州。

刚进病房门,立即被娘痛骂一顿:“死闺女不要娘了!”我面红耳赤怔立那里,心中无限诧异:“娘一辈子都没骂过孩子们一句,这是怎么了?”

一询问,才知道事情的缘由。只因娘心疼孩子们挣钱不易,不愿动手术,是被哥姐们骗上手术台的,说只是个小手术。术后感染,高烧不退,哥姐们早红了眼,母亲也被吓坏了,命令我和舅、姨火速前往。

舅和姨幼年丧母时还是两三岁的娃娃,是母亲既当大姐又当娘,将弟弟妹妹养大的,他们视姐如母。舅和姨早就到了,只有我这个小女儿迟迟未至,让娘望眼欲穿。

其间,有个二哥的朋友也去医院看望,闲谈时聊起了老师们补发工资的事。大字不识一个的娘听成了“不发”工资,替我无限担忧,说我不上班,丈夫又不发工资,过日子该怎么过,连梦里都在说这件事情,浑然忘了自己是个病人。

好在上天有眼,母亲终于出院了。手术后遗症让她落下个皮球似的大肚子,健康状况也远不如从前。

似乎意识到生命无多,70岁的老母亲对我们兄妹几个更是呵护有加,谁有个头疼脑热她都操着心。

母爱的光芒绽放出最夺人心魄的美丽,是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。那天下午,母亲突然口吐乌血,昏迷不醒。专家会诊,说是大面积突发性脑溢血。冲着仅有的百分之一的希望,我们决定拼一拼动手术,或许母亲还能创造奇迹,陪孩子们再走上几年。但希望落空了,三天过去了,母亲还是一点知觉都没有。脸上沟壑般纵横的皱纹却神奇地消失抹平。大姐说这是不祥的征兆,必须赶紧回家。

半信半疑下,我们连夜将母亲拉回了乡下老家。下半夜,一直昏迷不醒,靠输氧才有呼吸的母亲竟突然睁开了双眼!她噙动着嘴唇想说些什么,但说不出口。她只能微转着头,将我们兄妹挨个儿注视一遍,才微微一笑,停止了呼吸。

因为对儿女们的牵挂,为了最终再看孩子们一眼,为了留下最后的笑容,母亲竟与死神搏斗了三天三夜。

母亲走了,我们的心一下子空荡荡的,找不到家的感觉。母亲在,哪怕她躺着不能动了,还是可抵抗世间风刀霜剑的墙,是温暖的家。但母亲,永远地走了……

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

◎白晓辉(河南鲁山)

午后,我和母亲闲聊,她突然问我:“还记得读高中时我去给你送毛衣,你拉着我的手死活不让走,给我买了一碗面,我打心里暖和,好感动啊!”她接着说,“我当时多么想带你出去好好吃顿饭,可是那时候没钱,后来每次想起来都很后悔、难过!”我听了觉得鼻子发酸,思绪也回到了多年前的冬天。

1998年初冬,我在县城二高读书,寄宿学校。有天中午放学,我拿着饭盒去买饭,到学校大门口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,原来天气突然变冷,母亲给我送来一件新织的毛衣。她把毛衣往我怀里一塞,转身就跑,我一把抓住她的手,要她吃完饭再走。她却却说:“我现在不饿,回家再吃吧。”其实,我很清楚,她节俭惯了,不舍得花钱吃饭,从学校到家得走两个小时呢。

校门往西二十米的南墙根,有一位老太太每天推着一辆简易快

餐车卖热干面。餐车旁放个小煤火炉子,炉子上放一锅鸡汤,还摆着一张小桌子和几个小板凳。我拉着母亲走过去,让她先坐下来,然后向老太太要了两碗面。母亲仍说她饿回家再吃饭,坚持只买一碗给我吃,我不依。老太太拿起一把很深的锥形笊篱,先抓了一把绿豆芽放进去,又抓了些面条放在豆芽上面。然后,把笊篱放入鸡汤里烫了一会儿,再把面条和豆芽倒进碗里,浇上黏稠的芝麻酱,那鸡汤香味和着芝麻酱香味扑鼻而来,好诱人呵!

老太太下了两碗面,可母亲不肯吃,非要让我把两碗都吃了。母亲不吃,我也不吃,就这样僵持着。老太太在一边看不惯了,说:“看你们娘俩,有啥好推让的。”然后批评母亲说,“你就吃吧,是孩子的一番心意。”母亲不好意思了,就和我一起吃了起来。中午的阳光洒在身上,和煦而温暖,时光也仿

佛慢了下来。

这些年我去外地读书,毕业后忙忙碌碌,很少和母亲长谈。今天,难得闲聊,仔细看去发现母亲早已青丝成雪,皱纹也爬上眼角、额头。随着年龄增长,她淡忘了不少事情,但关于我的点点滴滴却在脑海中清晰地保留着。她说,小时候我常去外婆家住,晚上她突然很想我,虽然要往返二十多公里,但不接回我,她睡不着觉,还是骑自行车匆匆接回;她说,我小时候去外婆家过年,她和父亲在家觉得冷冷清清,心里空荡荡的,吃饭时就把菜里的瘦肉挑在一边等我回来吃。我这才恍然大悟,为什么小时候过年才买几斤肉,我却觉得总有吃不完的瘦肉……

她继续叙说往事,我在旁边安静地听,偶尔插上一两句,回忆里满是甜蜜,也有心酸和忧愁!人世间的,还有什么爱能比母爱更无私、更深沉呢?